

长篇抗日小说

公元1937年，夏，无边的绿色笼盖了广袤的冀南平原……

火高粱

——成安·一九三七

The fire of Sorghum

李志刚★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长篇小说

火高粱

——成安·一九三七

The fire of Sorghum

李志刚★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高粱 / 李志刚著. —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139-0227-4

I. ①火…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8306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2

责任编辑 王 颂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电 话 (010)85698040 85698062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吉祥里 208 号

邮 编 100020

印 刷 三河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 × 240mm

印 张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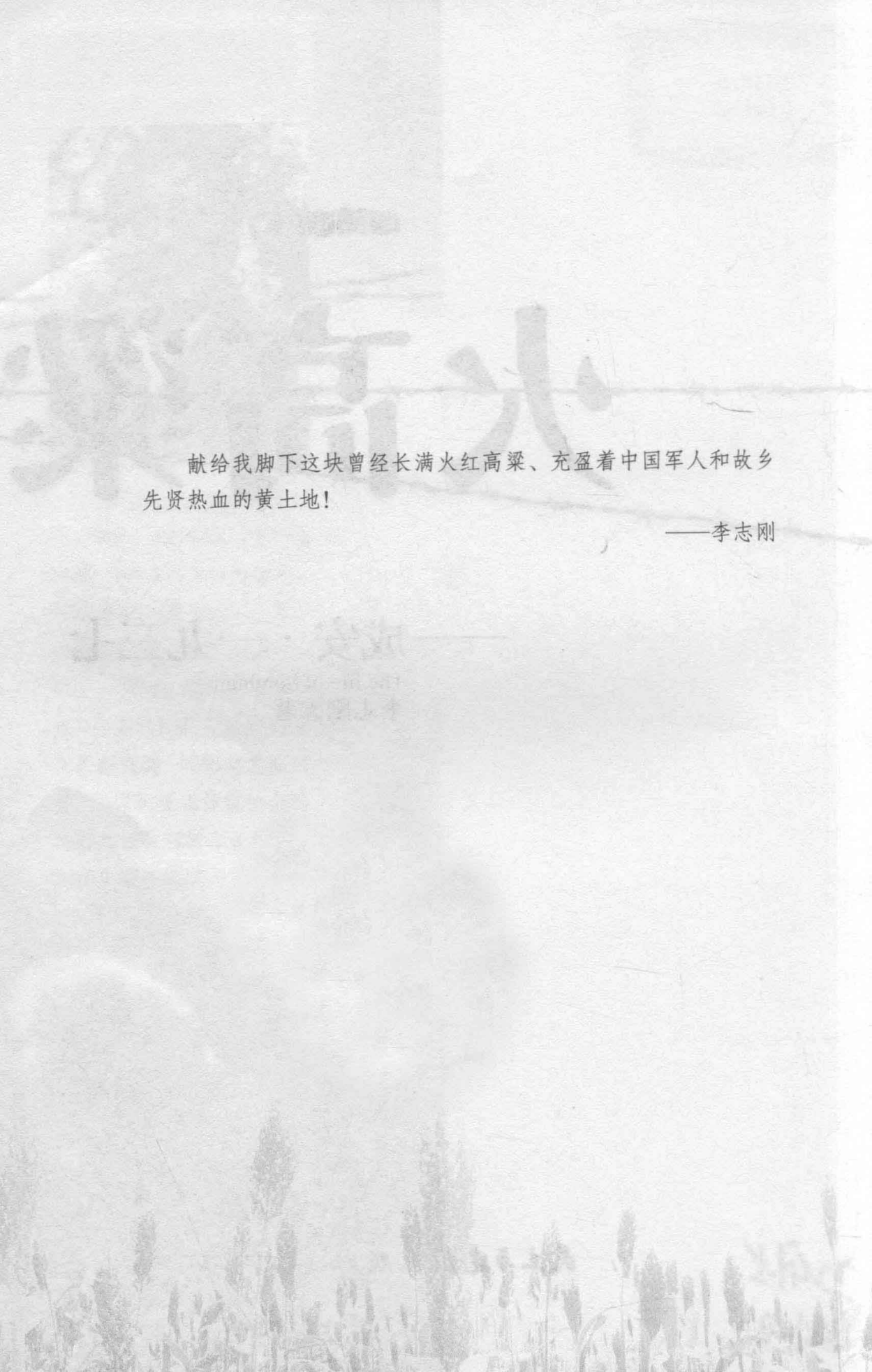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9-0227-4

定 价 32.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献给我脚下这块曾经长满火红高粱、充盈着中国军人和故乡
先贤热血的黄土地！

——李志刚

高粱红了

——写在拙作《火高粱》搁笔之际

作为职业写作者，我曾经无数次在各种场合被问及为什么不写一下成安，写一下七十五年前发生在成安的那场战事，时间久了，这种原本漫不经心的询问就有了一点点质问的意思。对此，作为成安人，我无力抗辩，退却和拖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我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无法承担起描写先人被屠杀所带来的精神压迫。对于血腥的文字描述我向来有一种生理上的自然排斥。然而，残忍的是，要想真正用文字记录1937发生在成安的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就无可避免地要反复地着笔于屠杀和战争。

于是，我只能等待。再于是，我给自己毫无根据地设置了一个期限：四十，等到四十不惑的时候再认真地勾描一下这块充盈着血性和韧性的土地吧。

在2012年这个末日流言和死亡情结横飞的年份，我的四十岁惴惴不安地到来了，我开始了踏入写作行业后最为艰难的一次创作历程。我无意渲染在这次写作中自己多么地投入和亢奋，但我确实会整夜沉浸在1937年故乡成安紧张、混乱、充满血腥味道的氛围中，那些或真实或虚幻的战争场面会反复出现在我呈黑白单色的梦中。

在2011年和2012年的冬春之交，我莫名地陷入了一场来势汹汹的抑郁，我需要服用一种名字拗口冗长的西药来对抗焦虑。不管承认与否，这场抑郁的病由切实与写作有关——每天在陈旧的黑白影像中游历，我脆弱的神经不堪重负，我甚至能够感受到神经束咯咯作响地被一种叫做责任和一种叫做压力的东西抻拽着，我那时真的想放弃，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为什么我非要让自己在那个充满对抗和暴力的年代做一次精神冒险？

当搁笔多日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无可选择：我的家就在当年中日两军鏖战的北城墙原址上，脚下的这块土地上在七十五年前曾经跃动着中国军人和抗日民团的身影，向北不远的那片生活区就是当年日本人横尸荒野的地方，那里有无边无际的高粱一直蔓延到天际。我脚下的黄土里填充着先人的尸骨和不屈的意志，这些撑天的白骨换来的最大意义就是让骄横的日本人在这个

冀南小县领略到了本该在要津重镇才能体会到的顽强和不屈。

也许成安保卫战的规模和影响与同期发生的淞沪战争、平型关大捷无可比拟，也许成安屠城与几个月后的南京大屠杀无可比拟，但在精神层面上成安保卫战和这些闻名遐迩的战事却都在别无二致地昭示着中国人的精神和韧性。歼灭五百日军的战果和五千多条百姓生命的付出足以让成安这座小城驰名。但是没有。它被湮灭在了浩瀚的抗日文史资料中。这确实不公平，我必须让这段记忆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这是作家的操守，更是作家的责任和使命。

艰难的写作历程赋予了我很多感受，其中最强烈的一点是一中日之间的这种意志较量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弭。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一个日本农业访问团突然造访成安县。接待日本人的是主管农业的倪姓副县长，在日本客人心不在焉地走访座谈后，访问团的团长突然提出要去当年的成安北城墙看一看。他在那片曾经血肉横飞的土地上拈香跪拜——这个日本人是在祭奠他的父亲，一个横尸成安的侵华日军。县长愤怒了，在1937年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死在了日本人的刺刀下。先前客套的外交辞令变成了激烈的语言交锋。最终，日本人进行了道歉。

我是一个平和的人，无意延续仇恨，更无意扩散自己的主张或者某种主义。我更在乎的是屠刀挥落的那一刻一个生命个体所承担的恐惧与无助。另一种缘由是，我害怕有人会忘记这段历史，害怕我们受尽屈辱的先人和曾经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奉献过鲜血与生命的军人们在地下为我们的冷漠和健忘寒心。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一个地名——成安。

于是，在2012年的6月，我跌跌撞撞地走完了为期大半年的写作历程。高粱红了，一个男人的思想也变得成熟了。

我期待着出版之日手捧一束黄灿灿的野花连同这本书放在抗日纪念碑前，做一次心灵历练的完结。

没有人会忘记你们，我顽强不屈的先人们。

忠魂不灭，魂兮归来！

目 录

第一章 / 001

发生在北平的惊天战事在次日清晨传到庐山。蒋介石的手一抖，电报从手中飘落，缓缓地消失在脚下云卷云舒的无边雾霭中……

第二章 / 009

子弹贴着水面划出一道道耀眼的流线，惨烈的叫声和扑通的落水声混杂在一起。板顺爷抱着脑袋匍匐在木筏上，子弹从他的脑袋上呼啸而过，刺入江水，搅乱了一片红彤彤的夕阳晚照。

第三章 / 016

成安籍学生兵陈国良面临着一场生死攸关的决战。在北平南苑惊心动魄的战役中，他体味到了战争的恐怖和军人的价值。

第四章 / 025

风雪喜峰口。吴栋梁和29军的同胞们用大刀洗刷着积郁在内心的仇恨，日本人真真切切地领教了中国军人的血性……

第五章 / 033

陈国良终于回到家乡见到了梦中的爱人秀娟，天齐庙前、芦苇塘边留下了这对年轻人的足迹。生逢乱世，他们试图抗争，为了自己的幸福与未来。

第六章 / 040

靳大柱把对日本人的仇恨倾泻到了土匪身上，杨老宽的“忠义军”在一个叫北漳的村落第一次遇到了最可怕的抵抗，他们为自己的猖狂付出了血的代价。

第七章 / 047

如果没有这次战争，羽仁次郎也许会在奥尻岛这个世外桃源度过他孤寂而平静的一生，老实实在地做一辈子北海道渔夫。可是这个国家的贪婪

葬送了他的幸福和平静，在他哥哥被中国军人砍死在喜峰口的第二年，渔夫变成了疯狂的屠夫。

第八章 / 054

杨老宽携风雷之势准备一举攻下北漳村，可没想到在这个临近县城的小村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这是一场大战的预演，它在考验着成安人的韧性和血性……

第九章 / 061

塞北的杀场。吴栋梁骑着一匹黑马掠过白茫茫的秃岭，雪亮的大刀被日本人的血染成了红色，鲜血喷溅而起浸淫着素洁的白雪。伴随着日本人失魂落魄的惊叫声，大刀荡起的光辉如雾似电。

第十章 / 068

红艳艳火辣辣的高粱在冀南大地上无休止地绵延，它滋养着中国少女的爱情梦想，也成就着日本强盗的噩梦……

第十一章 / 076

风雨交加的城头，李修武在狂吼：“为什么一个卵子大的国家可以打得我们这个巨人没有招架之力？为什么人家可以轻易地拿下北平、天津、石门这些北方重镇？这不怪我们的武器不如人，要怪只能怪我们的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一个自己……”

第十二章 / 083

战争和民族命运让李修武与钟汉生最终走到了一起。这时他们才发现，多年来在政治上的分歧远远无法超越血缘上的亲近感，大战前夕他们自然而然地把双手握在了一起……

第十三章 / 090

吴栋梁站在了吊桥的中间，月光下刀锋如水，寒气粼粼。不知道出于什么，士兵们竟然安静了下来，他们搞不明白这个走路姿势有点奇怪的跛子身上有什么法宝，竟然能让千军万马在瞬间变得无声无息。后来他们才

知道，这个跛子的身上流着 29 军的血……

第十四章 / 099

吴栋梁从陈国良的手里接过了张胡子的大刀，这把刀凝结着张胡子的忠魂和日本人的污血。大刀如霜，再次把吴栋梁带回到风雪漫天的塞北战场……

第十五章 / 107

羽仁次郎遇到了中国人的攻击。这是他人生中最可怕的一次经历，他感觉双腿在剧烈地颤抖，一股恐惧感顺着血管传遍全身。这个国家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软弱，只不过他们的血性只有被人逼到毫无退路时才会爆发出来。

第十六章 / 115

礼拜堂的门被推开了。陈国良转回头，烛光下是一个俏丽的身影，她静静地站在门口，白色的对襟衫和百褶裙使得她像夜色中一朵盛开的莲花。她一动不动地站着，身影映照在墙壁上梦一般圣洁。

第十七章 / 124

羽仁次郎的眼睛在地图上游弋，在成安城的下方他看到了一行让他血脉喷张的小字——守城部队：支那原 29 军残部、察哈尔骑警残部……终于，29 军出现了。

第十八章 / 132

大战在即，成安城内外风声鹤唳。一个日本探子被赵瞎子死死地抱住了腿，这是成安保卫战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日本人，赵瞎子也成了第一个死去的中国人……

第十九章 / 139

逃兵向羽仁次郎描述了一个手拿日本武士刀的中国军人形象，羽仁次郎感到自己已经在慢慢接近那个不知名的仇人……

第二十章 / 146

姚大寿仰望苍天，深深地叹了口气，这天上的云聚云散就如同世上的棋局。面对共同的敌人，为什么各种力量不能同仇敌忾呢？西北军、晋军、东北军、中央军、嫡系、半嫡系、杂牌军，各种各样的力量夹杂在一起，无不为了保存实力而各自怀着打算……

第二十一章 / 153

秀娟一头撞在了廊柱上，鲜血染红了她洁白的衣裙，为了自己钟爱的人，也为了童稚时立下的誓言……

第二十二章 / 160

靳二柱像一块石碑伫立在凤凰台上。子弹啾啾作响，插入他赤裸的胸膛，鲜血像红色精灵在他的身体周围狂乱地舞蹈。靳二柱艰难地回过头想冲吴栋梁说什么，他的嘴蠕动着，声音被暴烈的枪声淹没，机枪无力地掉在了沙包上。

第二十三章 / 167

战斗打响。监狱里所有的犯人都被派到了第一线，唯独赵楚原除外，一个可以舍弃自己职责、丢弃百姓的人连反抗的资格也没有。他真真切切地尝到了什么叫作屈辱……

第二十四章 / 174

这是一场让人血脉喷张的战斗，日本人在这个弹丸小县尝到了死亡的滋味。各种力量汇聚到了城外的田野上，黄尘滚滚间鲜血洗涤着耻辱……

第二十五章 / 180

学生兵们迎着日军冲了上去，他们笨拙地搂抱、撕咬着训练有素的日军，那是一种飞蛾扑火般的自杀式攻击，他们虽然手里有大刀和刺刀，可对利刃刺破血肉之躯的天生恐惧限制了这些孩子的攻击能力。他们只能靠搂抱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紧张。

第二十六章 / 187

面对成安之战的失利，土肥原贤二感到头上战神的光环正在消失。这个只有 6000 人的小县城让他惶恐不安，他从中看到的不是一县之力，而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所蕴含的力量……

第二十七章 / 194

成安城自建城以来就没有经过如此惨烈的战斗。荒野上，日本人倾泻着炮弹和愤恨，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深入敌阵，撑起中国军人的脊梁……

第二十八章 / 200

命运神使鬼差地把吴栋梁和羽仁次郎促到了一起，一场气冲斗牛的肉搏让羽仁次郎感到了中国军人强大的力量。自那一刻起，他才明白有这些军人在中国不可战胜……

第二十九章 / 208

日本人最终攻进了成安城。巴特、姚大寿、李修武、陈羽纶用不同的方式迎接这个惨烈的结果，他们都在向日本人痛陈着一件事——中国人不会屈服！

第三十章 / 216

成安城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杀戮、强奸、侮辱，各种屈辱和不幸降临到了成安人的头上。屠城，这个在评书中才能听到的词汇今天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了他们的身上……

第三十一章 / 223

成安街头，一派萧瑟。死尸遍地，野狗横行，寒风卷起败叶和垃圾在浑浊的空气中凄凉地翻卷。街上除了野狗般四处乱窜的日本兵嬉笑打闹，再没有人影……

第三十二章 / 231

成安的饥民妇孺，甚至连方外之人的尼姑都不像羽仁次郎想象的那样柔弱。“怀柔之计”在这些中国人的身上毫无作用，羽仁次郎面对中国人

的韧性无计可施……

第三十三章 / 239

鄙视和轻辱让赵楚原生不如死。他不想把这种耻辱带给子孙后代，而能够洗刷这种罪恶和耻辱的惟有鲜血和生命，于是他用鲜血为自己做了一个了结。

第三十四章 / 246

羽仁次郎在李修武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一本日记，在日记里他看到了一个中国县长的抱负。他在由衷感佩这位县长的同时，还感到了一种刺骨的寒气……

第三十五章 / 254

烟尘烈，北风寒，64军的将士们手捧高粱酒，齐声高唱《大刀进行曲》，准备用赤诚和鲜血再次书写中国军人的荣誉……

第三十六章 / 262

成安城内满城兵戈。军人和民团像一团喷薄的烈焰把小城点燃，郭明亮冲进羽仁次郎的办公室，一把拽掉日本昭和天皇的画像，一脚踏了上去……

第三十七章 / 269

烽烟滚滚，姚大寿和羽仁次郎在城头展开了一场决斗。羽仁次郎在头颅被砍下的一刹那，才意识到宁静平和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他第一次在心里否定了战争最高指挥者虚假的说辞，清醒地认识到战争背后唯一得利的是主导战争的当权者。

第三十八章 / 276

1938年的春天终于到来了，成安城外荒芜的田野里到处是从生的野高粱，它们在静静地等待着秋天的到来，等待着红色的高粱穗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引燃冀南、华北、全中国……

第一章

发生在北平的惊天战事在次日清晨传到庐山，蒋介石的手一抖，电报从手中飘落，缓缓地消失在脚下云卷云舒的无边雾霭中……

公元1937年，夏，无边的绿色笼盖了广袤的冀南平原。

齐胸深的高粱无始无终、连绵不绝地在地球上肆意漫延。黄褐色的道路在让人窒息的绿色中艰难地延伸，每一条道路的尽头总会有一座或大或小的灰褐色城池，这些古老的城池就是某一区域内的政治文化中心。

这就是1937年中国北方的城乡格局，单调而乏味。

如果你的眼前有一张民国时期的地图，你会发现在接近冀、豫交界处有一个灰褐色的小点，这个小点的旁边有三个需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得真切的小字——成安县。

这种单调而乏味的色彩和格局一直在这个冀南小县绵延了数百年，也许是一千年，两千年。密密匝匝的高粱堵塞了成安人观察外部世界的视野，人们的关注点始终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很少有人关心在这片绿海之外发生了什么。

1937年7月7日之前，日本人在中国的种种暴行只是天齐庙饭场上的谈资，见多识广的南宫商人会把道听途说的各种信息加工整理成评书般的长段子讲给大家听，端着饭碗的成安人会在这种声情并茂的诉说中，惊叹、愤怒、感慨，可唯独没有感受到威胁。他们觉得这一切都太遥远了——直到7月7日那个漆黑夜晚的到来。

公元1937年7月7日，中国走进了一个长达八年的黑色梦魇——卢

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在这个夜晚，古老的北平城上空回荡着隆隆的枪炮声和愤怒的嘶喊声。孩子们挣扎着从母亲颤抖的双臂中探出头来，窗外是一道道绚烂的弹痕，它们像狰狞的礼花在黑色的夜幕上飞舞、啸叫……

此时，并没有人会关注远在北平千里之外的冀南小城成安，更不会有人知道日后它将会在中国的抗日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这座城太小了。

如果能从空中俯视它，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座典型的“三里之郭”，狭长而拥挤。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它没有北门。这对于当时十分注重方正对称的建筑美学来说恐怕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成安城被淹没在一片绿海中。城外，齐胸深的大片高粱弥漫着馥郁的香味。城墙下是浑浊不堪的护城河，郁郁葱葱的榆槐在城墙根部挣扎而出，拱卫着这个长方形的狭小城池。

1937年7月7日，对于这座小城来说，这个夜晚和以往的无数个夜晚没有什么不同——南宫商人、恒和盛老板温万钧正蜷缩着枯瘦的身子横在炕上抽水烟，他眯缝着眼睛，透过窗棂仰望着漆黑的夜空，心里还在盘算着北平的一笔生意。县保安队的值班队员们正在烟雾缭绕中玩牌，地上横七竖八地放着几支脱了漆皮的“三八大盖”和中正式步枪。烟雾把保安队员的眼睛呛得通红，犹如北平上空正在升腾而起的暗红色的云翳。温万钧的女儿秀娟在灯下刺绣，如豆的灯光映照着她清秀的脸庞，秀娟的眼神清澈如水。突然，窗棂轻微地抖动了一下，她的手也莫名地一颤，一片血晕在织布上慢慢地洇开。她想不到，此时，她所挂念的那个叫陈国良的成安籍学生兵正在北平冒着炮火向城外御敌的国军运送供给。城外高庄村的油坊里，村民靳大柱懒散地躺在棉粕中，嘴里嚼着花生饼，含含糊糊地哼唱着一曲小调，一只脚在不住地抖动。

一切都如此正常。

没有人知道在遥远的北方，这个国家开始遭受一场灭顶之灾！

街上传来了清脆的打更声。城内逼仄的街道上灯火寥寥，几声犬吠把黑夜衬托得更加寂静。

西城楼上，两盏不住摇曳的红灯笼在黑暗中发出暗红色的光晕。夜风吹来，城头葱郁的野蒿一阵阵簌簌作响，值守的警察抱着枪靠在谯楼的柱子上不住地打盹。

马蹄嘚嘚，一个披着斗篷的身影顺着大街缓辔而来。

“谁?!”值守警察揉了揉惺忪睡眼，拉了一下枪栓。

“是我!”警长吴栋梁跛着脚走上城楼，拿着马鞭轻轻地在左手掌上敲打着。

“警长!”值守警察正了一下帽子，挺直身板敬了一个礼。

吴栋梁瞪了值守警察一眼：“现在北平那边日本人一直在搞军事演习，上边要求我们加强防范。你小子倒好，竟然睡着了!”

“警长，日本人搞演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还真敢把北平打下来？就算打下了北平还能打到我们这边来？”

“你小子就会耍嘴皮子。”吴栋梁用马鞭在值守警察的头上敲了一下。

一阵旋风扬起，尘土扑面而来，北面的天空一片暗红，像是一团在黑色幕布上洒开的鲜血。

“起风了。”吴栋梁双手扶着墙喋喋自语。旋风卷过城楼，城头茂密的蒿草发出一阵低声呜咽……

7月8日清晨，庐山，牯岭。

蒋介石像往常一样穿着睡衣在牯岭的小街上散步，晨雾从山脚下涌来，在绿树婆娑间弥漫，把庐山装扮得犹如人间仙境。他走到街心公园的悬崖处，凭栏远眺，脚下云海茫茫，长江一线，江山万里。蒋介石的心情却完全没有在庐山的美景上，卢沟桥日军在中国驻军附近军事演习的情报昨晚已经传到庐山，他猜测着日军的动向，究竟真如他们所说的是一次例行演习还是在挑衅？这些年来，蒋介石一直寄望于谈判，他仍愿意相信这次军事动作真的如日本人所说是一场例行演习。可是对于擅长耍阴谋的东瀛人，蒋介石从来不敢轻信。一阵山风徐徐吹来，他宽大的长褂被刮得呼呼作响。蒋介石的眼皮突然一阵狂跳，他预感到这次演习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惊人的阴谋。

迎面长风万里，脚下云海翻卷。

蒋介石打了一个寒战。

“蒋公，特急电报。”秘书急匆匆地赶来。

“谁的？”

“北平市长秦德纯!”

蒋介石猛地回头，他知道电文肯定是关于北平的消息。蒋介石没有像以往那样让秘书读电文，而是迫不及待地自己打开了电报：

蒋委员长钧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我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我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我守军的拒绝。日军随即进攻宛平城和卢沟桥，向城内的我守军进攻，我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

蒋介石的手一抖，电报从手中飘落，缓缓地消失在脚下云卷云舒的无边雾霭中……

同日，延安，清晨。

工作了一整夜的毛泽东放下毛笔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他高大的身影几乎把窑洞狭小的窗户完全遮蔽。毛泽东吹灭马灯自顾走出了院子。

跟庐山旖旎的风光不同，延安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有着一种粗犷的西北气质。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掐腰站在土崖上极目远眺，远处黄土莽莽，山荆遍野，清新的晨风携裹着野花的清香让人精神顿时为之一振。可是毛泽东的思绪还并没有从昨晚新华社关于北平日军军演的电文中摆脱出来，和蒋介石心存侥幸的想法不同，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日本人意图吞噬全中国的第一步！

毛泽东不会想到，此时，在遥远的庐山蒋介石正和他一样站在高处思考着同一件事情。

“报告主席，新华社急电！”急匆匆赶来的秘书打断了毛泽东的思绪。

“念。”毛泽东镇静如常。

“延安，毛主席……北平事变，日军开衅攻击北平……”

毛泽东一摆手示意秘书不要再读，这场惊天巨变早已在他的意料之中，他把烟蒂在鞋底上一捺：“命令新华社通电全国，把我昨晚起草好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播发出去！”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电文穿过满是阴霾的天空传遍了全国。

1937年7月8日的成安城跟以往并没有什么两样。

天刚破晓，沉睡了一夜的小城被商贩的吆喝声和孩子们的哭闹声唤醒了，小城的街道上弥漫起甜腻腻的市井味道。

成安城委实太小了，当地人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乡下人由西关进城，被风吹掉了草帽，顺着大街一路追赶草帽，等捡起草帽时人已经到了东关。

在北平发生的战事还没有传到这里。

县长李修武像往常一样在县政府的后院里练了一趟太极拳，然后走进食堂准备吃饭。饭桌上摆放着一份《申报》——这是李县长多年的习惯，他喜欢一边吃饭一边读报。

李修武嘴里嚼着饭一目十行地浏览着报纸的标题：

——“东北救亡总会”成立

——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

——延安与南京之间电台接通……

李修武的目光最终落在了一行黑体字上：

驻丰台日军连续举行军事演习

“池林，”李修武把头扭向坐在旁边吃饭的秘书，“你说日本人最近一直在丰台演习，会不会有什么图谋？”

“我觉得不会。北平一带有29军布防呢，这29军可不是吃素的。当年在喜峰口曾经重创日军，日本人不会这么没记性吧？日本人的演习应该是例行的。”

李修武摇了摇头：“不要把事情想得太乐观了，你可以看看北平的形势图，日军现在已经完成了从东、西、北三面对北平的包围，形势堪忧啊。”

“怎么，难道日本人的胃口那么大，还想占领全中国？”池林飞快地扒着饭，他不大赞同李修武的观点。

“日本者，虎狼之邦也！”李修武重重地放下筷子，“当下政府不能一味和倭人苟合，须知欲壑难填，日本人从东北打到关内，哪一次不是退让的结果？真不知道蒋委员长是怎么想的，如果举全国之力，毕其功于一役，不但可以御倭人于关外，甚至还可以让东三省完璧归赵。”

“李县长，你现在还是先别考虑这些军国大事了，一会儿有几个南官县的商人要见您商量在成安建纱厂的事情呢。”池林提醒说。

“可惜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长啊！”李修武再也无心吃饭，他叹息一声站起来向门外踱去。院子里竹影森森，这让李修武恍然回到了校园的那片竹林。他在青砖铺就的甬道上来回踱步，回想自己年少负笈远游，苦求救国之道，后来在宦海几度沉浮，他渐渐地感到了失望：中华民国的肌体犹如一棵被白蚁啃食得千疮百孔的大树，这些白蚁就是那些横征暴敛的民国官吏！他甚至为自己与这些贪官污吏同为袍泽而感到耻辱。